

农村小剧本

# 桥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刘  
燧



农村·小·剧

# 桥

(独幕话剧)

刘 燧 作

剧本月刊社编选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PDG

桥 (独幕话剧)

刘 燧

---

剧本·月刊·社 编 选 (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)  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)  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13 号)

北京京华印书局印装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940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· 印张  $1\frac{1}{4}$  · 字数 18,000

1963 年 11 月第 1 版 · 196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· 印数 00,001—50,000

---

统一书号: T10168 · 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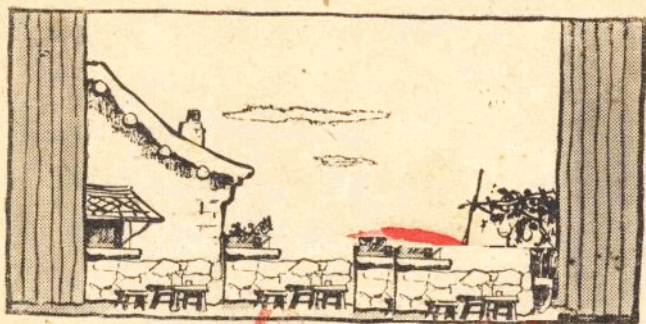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(四) 九分

## 內容說明

這是一出小喜劇。它反映了農村社會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的衝突。作者把這場衝突形象地比為：“寬橋好走，獨木難行”。

周福義老汉，為了經營自留地里的蘿卜，向生產隊夸下海口，說：“種秋菜的時候，隊里要的蘿卜籽我包了”。秋天，蘿卜籽收下來了，但他又想拿到集市上去賣高價。無奈他前已說了大話，於是他把蘿卜籽藏在被窩里，假說支援了大舅那個受災隊。可是女兒證明大舅根本沒來過。他只得退一步想：寧可丟人，不能丟利，就硬賴着不給了。但鬧來鬧去，集市上的蘿卜籽也落價了。老汉直落得面子丟盡，錢也沒賺成。最後，他才覺悟到走資本主義道路好比走獨木橋一樣，總是免不了摔跤的。





舞台設計圖

趙保潭設計

人物：周福义、周 妻、翠 苓、金 生、記 者。

伏天将至，周福义家用枝条围起的小院落内外，呈现出一片浓郁、繁茂的景象。树荫复盖，葵花盛开，连院门前沟豁上搭作过桥用的一根老柳树干，也都长出细嫩的枝叶了。院内房前的葫芦架，更是绿叶满棚，鬚蔓远张，白色喇叭形花朵此谢彼放，大小葫芦错落低垂。有的大葫芦干脆就用草绳托底兜住了，仿佛不这样，在架下板铺上睡觉或乘凉的人，有被砸头的危险。

呃！你看正躺在铺上的院落主人，他头上可真的缠着白药布哩！不过，您可不要那么天真地想：这可能是掉下来的葫芦砸的。不，他是另有原因……

周福义：（头好像发痛，手扶前额，闭目不响。忽然睁眼一看远处，立即跳了起来）嘞嘶！嘞嘶！遭瘟灾的鸡，又来吃萝卜籽！（顺手拿起身旁的荆条棍，轰鸡下。回）呸！“毛毛头”胆子不小！混賬，我一棍子打死你燉肉吃！（追去。小鸡奔逃，狂叫）  
〔周妻在远处喊：“老东西！你瘋啦？打我的小鸡！”

周福义：喂，你过沟慢着点！着啥急？看跌到沟里！（忙奔至門口）

周 妻：（正扎撒着手走在小桥上）你怎么偏打“毛毛头”？它正在下連蛋……哎哟，我的亲媽哟！  
（眼看走过来了，脚一滑要跌倒）

周福义：（一把扶住）你看！差不点你也要上医院。  
我一个人破財就够受了，你还来火上加油！

周 妻：加油加醋的，你再打鸡就不行！

周福义：可它像馋瘋了一样吃萝卜籽……

周 妻：萝卜籽是你心尖子，小鸡也是我的命！  
（唤鸡不見）哎呀，这么高的障子都飞出去了，非把蛋包吓破不可。咕咕……

〔周福义一賭气，拿起布口袋去裝萝卜籽。

周 妻：“毛毛头”要是有个好歹，你得給我賠！  
你拿自留地的出產到队里去送礼，图表揚，我的鸡可不能跟你搭上！我还全仗着鸡下蛋卖錢呢！

周福义：（正装着蘿卜籽）啊呀，你少嘚嘚两句吧，我这心里煩死了！头还疼……

〔靜場。〕

周 妻：唔，叫你一个岔給我打忘了。供銷社剛才来了好几匹青斜紋布，正好咱俩要做夾袄。你說，先給你买一套呀，还是咱俩都买？

周福义：（把口袋往鋪上一頓）你就知道买！今天連上卫生所的錢都沒有，拿啥买？鏟我的骨头渣子？

周 妻：誰让你有錢去买縫紉机！（見口袋）这不就是錢！送到队里不就換回錢了？金生正叨咕要来拿呢。

周福义：他要来拿？

周 妻：你怎么忘了？咱翠苓的对象是蔬菜組长，他不来拿誰来拿？

周福义：可倒知道时候！

周 妻：怪事！春天不是你亲口說，队里种秋菜的蘿卜籽你包着？要不人家表揚你爱社如家、思想好？

周福义：你又来嘚咕。老娘們懂得个屁！

周 妻：就你懂！今年有些地方遭雹灾，都搶着种秋菜。集上的菜籽啥价錢你知不知道？一小酒盅就好几毛錢。

周福义：好了，好了！这些我比你知得多！

周 妻：那么你不后悔？我怎么叫你跟队里去辞退也不听！自留地出产的东西也不是非卖给队里不可，为这事他们还能叫你蹲籬笆子？现在好，拿到队里照官价算，你要少卖多少钱？活该受憋！

周福义：你闭上嘴好不好？嘟嘟起来就没个完。这套话我听得耳朵都出茧子了。难道我一个、大老爷们就不如你会算计？一辈子吃亏就吃在你这嘴上！

周 妻：我看吃亏就吃在你这“犟眼子”上了。我觉着你从前还挺顾家，今年这是怎的了？老糊涂啦？

周福义：你还嘟嘟！……你真不知道“病”在哪儿吗？这两三个月来，若不是你总跟着瞎搅和，他们能在黑板报上表扬我周福义？弄得我现在骑虎难下。

周 妻：呃！……

周福义：你明白了没有？

周 妻：（哎呀呀，这可一点也没想到，原来这里边还有个秘密呀！）那么你当初的打算……

周福义：今天跟你实说吧！当初我打算的挺好：拿腿脚不好作引子，回家种自留地。可是我怕大伙不同意我搁队上下来，又怕翠苓和大胜跟我闹，才故意说收了萝卜籽给队里用。

周 妻：（听听，多么会算計的老头子哟！）啊呀，你怎么不早当我說！弄得我沒少跟你干架。

周福义：凭你那張破嘴，我能早告訴你？狗肚里装不下四两酥油。可結果还是叫你把事情鬧糟了！

周 妻：（真是一百二十分的后悔，于是用手拍了一下嘴巴）哎，我真混！（終究还是抑制不住的兴奋，忙提起口袋）那就快背到集上去卖了吧！

周福义：你看，剛說完你就来勁了。（夺下）你給我放下！事到如今这么容易支掇？

〔靜場。〕

周 妻：这也怨你。本来看队长和翠苓的意思，一直对你不放心，怕变卦，才釘問了你几回。那时候你就借台阶一下，不就好了？

周福义：呸！我还不就是这么打算的？我寻思只要能攔队上騰开身就行了。他們不信更好，糊里糊塗的到伏天把蘿卜籽一卖，他們也沒轍。誰曾想你这个碎嘴子，今天嘀咕，明天打吵子，偏遇到王德山那楞头青說我坚决，黑板报上一表揚，把我架起来了，这台阶我还怎么下？

周 妻：唉！現在真还不大好办了。队里对咱們挺关心：队长听說你跌破了头，想要給咱們弄两块厚木料搭个寬桥呢……

周福义：那事我是沒想，队里要新盖个性口棚还

沒有木料。我看都管咱家叫“小橋子”倒不錯，一提就知道。現在的關口是怎么當隊里說，拿不去蘿卜籽又不傷面子……

周 妻：够噲！不說外人，咱家這兩個崽子就够瞧的。大勝你還能壓服住，翠苓你就對付不了，賊精賊怪，可就是不知道顧家。趁早打發她出門子！她大舅來信還說，翠苓也該結婚了……

周福義：（不由靈機一動，計上心來）有啦！把蘿卜籽藏起來……

周 妻：藏起來？

周福義：就說王屯她大舅來了，他們大隊遭了雹災，要多種秋菜補救損失，可是菜籽沒買够，把咱的拿去了。過兩天我的頭消了腫，就悄悄背到集上一賣！

周 妻：噢！……

周福義：你說怎麼樣？

周 妻：好主意！支援外社，他們就沒說的了，這與咱臉面上還好看吶！“老東西，我算服你啦！我就去當他們去放風。可是，青斜紋布買不买呀？那布成色好，過一會該叫大伙買光了。

周福義：（這還有甚麼說的！）買，還要買两套，咱倆一人一身。

周 妻：錢呢？

周福義：先跟他張大嬸借二十元，過兩天保證還

她。

周 妻：好！（欲下）呃，金生来啦！萝卜籽快……

周福义：（来不及藏了，只好掀开铺上的被卷，放到里边。佯睡）你快去吧！

周 妻：（在门口）金生，过沟你可加小心！

金 生：没事！要不是有稀泥，我蹦也蹦过去了。

周 妻：翠苓可没在家。

金 生：我找大叔有事。

周 妻：（想不到一下子变得聪明了）唔，你看见王屯李大舅没有？

金 生：他啥时候来的？

周 妻：你看，来了也没站下，忙三伙四的就走了。大老远来串趟门哪能不吃顿饭呀！我得去追追他去。（下）

金 生：（见岳父躺在铺上，没敢惊动）晒的萝卜籽怎么没啦？可能晒干收起来了。（转了一阵，只好去唤醒）大叔！你老的头好点吗？

周福义：唉，伤口，鼓了脓，大发了。

金 生：快上卫生所去看看吧！大叔，别太心疼钱，治病要紧。

周福义：队里现在钱紧，我不能再张口借了。

金 生：怎么紧也有你老治病的钱。全队的人谁不知道，你老这头是贪黑收萝卜籽过沟蹚的。按理说，这也应该算公伤呢！

周福义：唔，今早晨嘛，还可以这么說，现在就不能这么讲了。

金 生：怎么？……

周福义：我现在越想越后悔啊！还是应该为咱自己的生产队着想。都是我刚才心太软。

金 生：（茫然）大叔，你说的啥事呀？

周福义：你没听懂？傻孩子，你干啥来的？

金 生：我来拿萝卜籽呀！

周福义：我说的就是这个。萝卜籽头会叫你王屯李大舅拿去啦！

金 生：怎么李大舅拿去了？哎呀，明天我们蔬菜组要开犁种萝卜呀！（敦厚老实的小伙子，急得冒汗了）

周福义：是呀，就因这我才越想越后悔。

金 生：大叔，他们可以到集上去买嘛，怎能把我们正等着用的萝卜籽拿去呢？

周福义：我寻思他们那地方遭了雹灾，正急着要从秋菜上找回点收成，心就软了。再说，咱们也可以到集上去买嘛！

金 生：咱这离集上多远呐！……噢，不对呀！我听说国家给灾区调拨去不少的菜籽。

周福义：（呃！这事可没想到。）这……我可没听他叨咕。反正他们是菜籽没买够。

金 生：这就怪了。……

周福义：（只好以长辈身份压人）你这孩子！你是谁  
我是誰，还能唬弄你？当初我从队上下来的  
时候說的話，可不是瞎冒炮。

金 生：是啊，我大嬸那么扯腿、吵架，你老都沒  
动搖。可是咱队就指着你老这批蘿卜籽呀，  
这不是把人傾苦了！

周福义：呔！我說話你怎就不信？看見遭灾的队  
不應該帮一把？大伙常說，支援別人那叫啥  
風格来的？

金 生：支援这要看情况。……大叔，一点沒剩  
嗎？

周福义：剩？連面袋子一窩端啦！

金 生：（一綫希望也沒有了）大叔，你老不会嫌队  
里給錢少吧？

周福义：看你这孩子說的啥話？

金 生：你老別在意，我这是随便說說。我怎么  
想也不会，听說从今儿早上起，集上的蘿卜籽  
全落价了，跟国家牌价差不多一样。

周福义：（天！是这样？）落价了？……（不对，他这  
是想套去蘿卜籽。別看是老实人，到时候也会使心  
眼。）哼哼，价碼一样，事情不就好办了？那就  
不一定非要我这份了嘛！

金 生：大叔，你老这是“灯籠紅”，不易找哇！你  
想，个个蘿卜都是二、三斤重，增了产就能

多卖给国家，又能增加社员收入，这不是对哪方面都有利吗？明天就入伏啦！

周福义：“头伏萝卜，二伏菜”，那是说伏里十天之内，哪天种都可以。

金生：（忽然想起一件大事）哎呀，糟糕，糟糕！

周福义：看你，糟糕啥？到集上去买萝卜籽赶紧趟嘛！

金生：（急得打转）我不是说这事……

〔翠苓早在篱笆外听半天了，终于忍不住气，走进院来。〕

翠苓：金生，你不要讲了！（暗示他暂且躲开。金生会意，隐退）

周福义：（深知对付女儿不容易，便找出个盾牌）呵，我这头……

翠苓：（绝不迁就）爹，你老病的真不轻啊！

周福义：越来越大发啦！

翠苓：得请个好大夫，彻底治一治。

周福义：就知道会说，钱呢？

翠苓：钱可不行，那样越治会越大发。

周福义：（品出滋味）你说啥？

翠苓：应该把里边的脓挤出去，彻底消毒。

周福义：呵，你这是转着磨磨教训我？滚！

翠苓：你老先别上火，我跟你说正经事。

周福义：我不听！

翠 苓：好，把蘿卜籽拿出来吧！

周福义：啥蘿卜籽？剛才叫你大舅……

翠 苓：爹，你怎么不明白这个：戏法只能唬外人，可唬不了自家人啊！

周福义：你？……

翠 苓：我說：我大舅今天根本就沒来，蘿卜籽他也沒拿去。

周福义：胡說！你怎么知道？

翠 苓：我怎么知道？我媽当別人一念道我就明白了。我大舅他們是遭灾队，工作都忙不过来，还有空跑四十里地来串門？再說，国家給灾区調撥去了不少的菜籽，还用上咱这周家寨来买？

周福义：可是他来了，还把蘿卜籽拿去啦。你問我，我去問誰！

翠 苓：想不到，事情真就打这上来了。爹，你这小算盘打的太好啦！人家还表揚你爱社如家，到最后說話不算話，咱叫啥人呢？

周福义：啥人？自留地的出產，不是非卖給队里不可！

翠 苓：可春天是你亲口說的，队上的蘿卜籽你包着。別人沒逼你这样做。

周福义：我問你，我要是不卖，犯不犯法？

翠 苓：可这叫騙人，取巧！放着队里活不干，钻

空子回家种自留地，攢个人小家底，这说得下去吗？

周福义：怎么说不下去？有你和大胜在队里干，都是硬劳力，我看也就不错了。再说这也不光我自己，老鄯头他也沒上队里干活，一天磨磨自留地，啥钱不缺。

翠 苓：人家岁数大，有喉病。为啥不跟我叔叔比呢？全公社誰不知道，周福文是爱社模范。

周福义：我腿脚不好嘛！

翠 苓：搞自留地可是沒耽误。再说誰也沒逼你干重活呀！于瞎子眼睛不好，可人家主动要求到饲养组铡草。咱为啥就不能这样呢？我看，都是叫钱把心给勾去了。

周福义：行了，你住嘴吧，反正你爹是死落后！

翠 苓：爹，你应该仔细想想，咱家这三间草房是怎么重新翻盖的？屋里的缝纫机、炕上的花被褥、柜子里的新衣服，解放当时有吗？那年我刚上学，买根铅笔都得去借钱。现在过这样的日子，不都是全靠社得来的？

周福义：（羞恼成怒，打自己的嘴巴）我该死，老混蛋！行不行？（静场）我真是作孽！把头跌破了都没人可怜。（大声）你知不知道，你秋后结婚要化多少钱？

〔呃，说到了这事！正在一边偷听的金生可稳不